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五年夏季野餐

日期: 六月月二十七日 (星期六)
時間: 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
地點: Neptune Picnic Area
Opposite to: Crab Cove Visitor Center , 1252 McKay Ave, Alameda, CA
餐費: 每人十元，小童(6 -12歲) 五元，入場時付費。

六月二十日前，請與各級社代表聯絡或直接向三位會長報名:

戚嘉慧	(510) 701-6368 (C)	gugu823@prodigy.net
李威漢	(408) 888-6938 (C)	whlee@finitylabs.com
范更生	(408) 761-5840 (C)	kfine@yahoo.com

Driving Direction: From SF take the Bay Bridge to I-880 S, take the Alameda exit to 5th St. Follow the signs for Alameda, leads to Broadway/5th St and Alameda Tube. Stay on Webster until dead end at Central. Turn right onto Central and left on McKay St for Crab Cove entrance.

Parking Fee: $5 per vehicle. Free parking along McKay St.

同學會獎學金

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，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，資格限於今年(2015)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而成績平均達3.5分以上者(以4.0分計算)，如欲申請，請與陳淑賢理事 415-681-7309 (H)、415-939-4363 (C) 聯絡。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文件，請在9月1日前寄達同學會郵箱: (逾期恕不受理。 謝謝)

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
P.O. Box 33-0083, San Francisco, CA 94133

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紀念梁錦琪同學

乒乓球日

二零一五年

時間：2015年七月十一日（星期六）
下午一點至五點

地點：Peninsula Table Tennis Club
Ste 100,
1299 Bayshore Hwy, Burlingame, CA
94010 Tel:(650)347-3280

報名聯絡電郵：
"Lumding " bttcld@gmail.com;
"K.M.Ong" ongkm55@gmail.com;

地圖連綫:
http://www.yelp.com/map/peninsula-table-tennis-club-burlingame

We wish to emphasize that this "tournament" is really a gathering of friends and families for a "fun day with a ping pong theme." Your participation, not necessarily competition, is essential to make it a success. To help us plan the activities more smoothly, **please register now by sending email to: Lumding : bttcld@gmail.com**

有意參加比賽者，請於七月四日，活動日前7天報名。

「乒乓球日」從2011年至今已舉辦了四屆。參加校友與嘉賓人數已贈至六十多位。感謝梁錦琪夫人慷慨捐贈本會基金。給校友提供了多一次相聚機會。今年一切依舊。喜歡聚舊的有冤敢!潔淨場所和茶點招待。愛打比賽的，希望提早報名。本會將安排比賽秩序和獎杯頒發給優勝者。如果只想來出一身汗或找高手指導者。同樣無任歡迎。

羊年春茗聯歡後記

1957 輝社　孫必興

三月二十八日，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如期在Millbrae香滿樓酒家舉行春茗午宴。今年參加人數雖比去年少1/3，但仍有14席齊齊一堂，看見同學們在席上談笑風生，增加不少場內一番熱鬧的氣氛。代表最年長班級是40年毓社有4人參加，參加人數最多是70年級謙社，共計20人，贏了兩筐水果。今年謙社畢業45週年，聞說他們會拉大隊參加9月同學日的藍寶石禧慶典。

為了敬謝三位長者年來對灣區同學會的關懷和支持，戚嘉慧會長特別向區東(毓) 、葉兆光(毓) 遺孀和陳雲柱(毅) 遺孀獻花。90多歲區東學長不辭勞累從遠途趕來參加。照每年傳統，葉兆光夫人的千金 Sandy Yip 在每席上捐贈一份禮物，今年是一隻復活蛋。陳雲柱夫人贊助一百元禮金。多謝三位長者和Sandy。

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培正畢業的司儀何靜儀，她是理事何愛文的千金。何學妹聲調清脆，場面表現顯出風韻猶存。

午宴特別節目是由馬安寧醫生(77年傑社)主持的專題講座，馬醫生高中畢業後到澳洲留學，在新南威爾士大學獲得醫學學位，1985年移民到美國，目前他在加州南灣區行醫，專注於心血管疾病。

馬醫生的講題是“美國醫療系統的蛻變 (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Healthcare System)”， 重點在三個副主題: 1) 為什麼美國的醫療制度需要改革?; 2) 美國醫療保險制度發展情況; 3) 美國醫療制度與其他國家相比。

首先，美國各地的醫療收費(如住院，藥費等)不具有任何的管制。例如，南加州的醫療賬單可能比其他地區高出50%。此外，美國個人每年平均的醫療保健花費高達8,000美元，比其他三十多個先進國家多2.5倍。超收，浪費和低效的治療服務是其中的原因。因此，由1980年到2010年，醫療開支從 256 Billion上升到2.6 Trillion美元!　以總人口來說，約5%的患者(最有嚴重的慢性疾病)已消耗一半的資源。還有住院和醫療手術費用極為昂貴。在美住院一天平均費用大約要4,000美元，比德國和瑞士高6倍。在美做心臟搭橋手術費用大約要67,000美元，比德國和瑞士高約3倍。有人會埋怨醫生收費過高，這可能是事實，但要明白大部分醫生在其他國家能接受免費訓練，而在美國經過10年後的培訓，每名醫生平均可能會欠20-30萬美元的債。另一種常見的現象是有些醫生收費是基於有償服務(Fee-for-Service)的模式，他們有時會不顧患者真正的需要就進行各種多餘的醫療檢查和測試，例如美國外科醫生的醫療事故保險(Medical

Malpractice Insurance)費每年可達20-30萬美元，他們會盡量靠額外收入來填補高額的保險費。

現今美國個人的醫療費用負擔已超過年收入的17%，據研究預測，到2030年可能會增達50%。也許美國人認為花這筆龐大的保健費是值得的，這樣可繼續保持他們身體康健和增加壽命。但從壽命角度來看，美國人平均壽命大約只達78歲，而個人每年要支付8,000美元醫療費，若與其他西歐國家相比，西歐個人每年支付醫療費只需美國一半，但平均人壽命可達80-82歲，由此可見在美需要支付昂貴的醫療費是不值得的。

在20世紀初，美國殘疾政策 (Disability Policy) 開始建立，但患者仍需支付所有其他醫療費用。迄1930年代，醫院和醫療費用的政策相繼出台，最終導致藍十字(付醫院費)和藍盾(付醫生費)的組織。到1965年，最重要的事發生是聯邦醫療保險的誕生，政府分別提供兩類醫療保險形式，一為65歲以上和年輕殘疾人的醫療保險(Medicare)，二為低收入家庭和個人的醫療補助(Medicaid)。2009年至2013年間，美國人口約3.12億，受雇主贊助保險的人數有1.5億，另外，受聯邦醫療保險人數有四千九百萬，受聯邦醫療補助人數有五千六百萬，剩下四千二百萬人無醫療保險(Uninsured)，其中包括許多附帶預先存在條件(Preexisting Conditions)的患者(如有哮喘、糖尿、癌症、心臟疾病....)。

全球衛生保健系統有四種基本模式(Model)，分列如下:

1) 貝弗里奇(Beveridge) -- 醫療保健提供是由政府通過稅收支付，醫院和診所是政府擁有，醫生是政府僱員，但也有私人醫生從政府收費。採用國家包括英國，中國和香港。

2) 俾斯麥(Bismarck) -- 強制加入保險制度， 通常是通過工資扣除，雇主和僱員共同出資。醫生和醫院往往是私營。採用國家包括法國和德國。

3) 全民健康保險(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) -- 採用私營醫療保健供應商，但由政府通過稅收付款。採用國家包括加拿大和台灣。

4) 掏出錢包 (Out-of-Pocket) -- 個人自付費用。採用國家包括沒有建立國營衛生保健系統。

美國和其他國家不同，美國醫療系統是由私營保險公司辦理，保健是由私營醫生和醫院提供。此外，在美國不同階層的人會用不同保健系統。治療退伍軍人類似貝弗里奇模式，聯邦醫療保險類似全民健康保險模式，受雇主贊助保險的員工相仿俾斯麥模式，其他無

醫療保險者類似掏出錢包模式。

鑑於上述情況，美國的醫療保健系統已接近一個非常危殆的階段，迫切需要一項重大的改革。在2010年，美國國會通過一項可承擔醫療法案 (Affordable Care Act, aka ACA/ ObamaCare)，該法案是主要針對 1) 改革公共和私人保險，以降低無保險率; 2) 要求保險公司招收所有申請人，並不能拒絕預先存在條件的患者。由於它的複雜性，該法案留下許多漏洞，觸起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常有激烈的爭論。但無論是贊成與否，這一重大的改革可說是一個積極的開始。

鄭宗美女士(Tsung-Mei Cheng) 是一位知名跨國衛生系統考究的專家，她曾發表過三條普及醫療保健系統的定律 -- 1) 無論某一國家的醫療保健有多好，人們總會抱怨; 2) 不管在醫療保健花了多少錢，醫生和醫院都會認為這是不夠; 3) 上一次的醫療改革總是失敗。

由此我們可以理解，醫療改革是一項十分艱巨的挑戰。甚至50歲的聯邦醫療保險，迄今仍經過偶爾的修訂，希望日後ACA能夠逐步得到改善。

司儀何靜儀 (左)

齊齊等食

後排: 戚嘉慧 Sandy
前排: 區東 陳夫人 葉夫人

李威漢 范更生 戚嘉慧 馬安寧 李曉篷
(兩位副會長) (會長) (講員) (理事)

懷念香港培正分校

1945 毅社/民三四社　　陳翹邦

1937年9月我入讀香港培正小學五年級，七十八年前往事，回憶起來歷歷如在目前。

現在香港培正小學的大門，還是原先培正的大門，不過搬遷了位置。原先大門位于牆角，斜對過窩打老道的荒地，後來蓋起五旬節堂。

當時培正祇有兩幢三層高的大樓，近窩打老道一邊的稱高小樓，後面那幢稱初小樓，兩樓之間在二樓有天橋相連。此外，在初小樓旁山邊有一排平房作廚房及儲物室，這就是全部建築。高小樓因為與在牆角的大門相對襯，像方蛋糕那樣切去一角，三樓頂淡黃欄杆上塗白色橫幅，寫著”私立廣州培正中學香港分校”十二個黑字。

高小樓右側圍牆外是一片長方形沙土地，在窩打老道一邊與高小樓齊平，近山腳那邊有一根木柱，頂上小木屋住客是培正標誌的馬騮仔。一年後這幅地舖了水泥，在窩打老道一端約十幾尺處舖上厚厚沙池，樹立木架作體育遊戲場，有滑梯、韆鞦、爬繩、木棍，頂上橫木祇有一尺寬、二十尺長，離地面約十二尺，高振東他們常在上面奔跑，有一回湯孟明不慎跌下沙池，幸祇受輕傷，我畏高，不敢在上面行走。

初小樓後有三級平地，第一級是大操場，後來蓋了平房，用作初中部行政及教室。再過了兩年，在第二級較窄平地上蓋起四層樓的房屋，做禮堂、實驗室、木工室等用。林聲翕老師在禮堂教我們學指揮，鄭煥時老師教我們用機械做木工，那時我已是初中生了。

從小學到初中一我都在校內寄宿，每個月祇有一次例假，由家人領我回家過一晚週末。校規很嚴，偷出校是要記大過的。其實偷出校毫無意義，窩打老道不是商業區，如今的培正道那時是一條明渠，明渠對過是光禿禿的紅土山，我們叫它摩囉山，有時早操就從後面墳場上摩囉山頂跑步，再從前門回校，平日罕有人跡；學校方圓十里內唯一的小商店何文田士多，是鄰居車房改做的舖子，賣些糖果、餅乾、雪糕等零食。講到零食，祇要在初小部何姑娘處存入五元開個戶口，每星期一次寫張購物單給何姑娘便妥，我喜歡買餅乾及罐頭牛奶，每週不外花一元幾角，方便得很。

宿舍在二樓當中大堂，單人鐵床，臥具一律白色，早起舖好床，蓋上白被單，吊起圓頂蚊帳，甚為整潔。盥洗室及淋浴間有冷熱

水，缺陷是沒有水廁，每天要人清潔便盆。

膳堂在初小樓下層，一按座鐘，全體起立，飯前祈禱，舍監吳驥老師領禱的禱詞很簡短：“感謝天父，賜我飲食，食後平安，誠心所願”。不是放假的星期日，集體排隊外出做禮拜，初時到附近的諸聖堂，後來改去窩打老道的青年會。

週日晚上規定在課室溫習功課及寫日記，有一回我看小說被監課老師看見，報告給校監，罰我“思過”。就是星期六中午放學時，胸上掛著“思過”兩字的紅布條，在大堂出入口通道站立半小時，那時正是最多家長帶領同學進出，分明是侮辱示眾。我心想記過不外乎貼一張信箋公佈，犯小錯不到記過程度，卻受示眾侮辱處分，很不公平。

最熟識的教師自然是教國文和英文的老師，幾乎天天上課都見面。我入學時高小五年級祇有甲、乙兩個班，教室就在二樓宿舍外。我編入甲班，班主任兼教國文是李葆檀老師，他剛從北方來到培正教學，文質彬彬，大熱天上課，全套西裝領帶，邊講課邊抹汗，看他太辛苦，請他把外衣脫掉，初時他不聽，後來才勉強聽從同學們的意見。倪慕文老師是唯一的女教員，那時五年級才開始學英文，她是我的英文啟蒙老師，從ABC學起，我姓名的英文譯音也是她譯的，一直用到如今。六年級班主任兼教國文是羅覺先老師，光頭、唇上留有花白胡子，穿灰色長衫黑布鞋，像個私塾老先生，可精神焯爍，腰身板直，對學生慈愛，我視他猶如父執長輩。

六年級分三個班，我在乙班。這年破例招收女生，大約十名，都編入乙班，六十年後再見面祇有潘玉珠一個，其他女同學印像不深。五年級時，班中同學年齡高矮不一，六乙因為有女生，男生都是矮子，唯一例外是何維彰，當年他高我半個頭，六十年後在三藩市重逢，他反而比我矮大半個頭。別小瞧六乙的矮個子男生，學業成結優異的不少，像陳幹、郭碩鴻、湯孟明、梁維新等是其中的表表者，陳翹邦可不包括在內。

初中時期，教國文的蔡雨村和教英文的史澤民兩位老師都給我留下很深印像。蔡雨村老師講解“匆匆”和“背影”兩篇文章一直留在我腦中；史澤民老師特點是不易見到笑容，有一回課文中有一個房東雙包租給兩個日夜不同時間上班的房客，他講到事情被揭穿時，忽然瞬間一笑，課後頓成新聞。初中沒設班主任，改為學生自選導師制，我選的是馮棠主任，同學傳說他很嚴厲，我卻覺得他和藹可敬。當他接受任務出國前夕，選他做導師的將近二十個同學在

紅雀餐室開茶話會為他送行時，馮棠主任談笑風生，並誡勉大家要好好學習。在座的多是高年級鋒社同學，低年級毅社的祇有我一個敬陪末席。

1939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早晨，罕有地下了一場像鴿蛋那麼大小的冰雹，大家正興高彩烈地談笑，勿然傳來噩訊：黃啟明校長病逝於寶血醫院。訊息就像冰雹打在我們心坎上一樣，頓時全室靜止下來。敬愛的黃校長為培正服務終生，鞠躬盡瘁，全校師生無不深感痛惜。出殯那天，天陰下雨，送殯行列由澳門過來的培正銀樂隊領頭，靈車後是長長的步行送殯人流。我們港分高小同學的隊伍，一律穿白恤衫、白短袂、白襪白鞋，左臂繫黑紗，隨著莊重的樂聲前行。我不記得行過什麼街道，祇知道全身都濕透了，照顧到我們身體，沒有讓小學生隊伍送到墳場。

培正毅社，培聯時叫民三四社，是1945年畢業班。從小學五年級到高中畢業這八年，正值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八年戰爭。抗戰頭幾年，中國大片國土淪陷，形勢正如義勇軍進行曲所唱：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”，毅社/民三四社就是在祖國危難當中誕生成長起來的。培正是中國人辦浸信會創建的教會學校，救國當然不落人後，黃啟明校長就曾兩次親自請人到港分演說有關抗戰事情，一次是黃炎培先生，一次是僑領鄺炳舜先生；培正五十週年校慶歌詞中也鼓勵大家：國難當前陪發揚(培正精神)。圖畫課我們常常仿照報紙上的抗戰漫畫做作業，直至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夕，學校還在開展捐款獻機救國運動。

1941年12月7日清晨，我和幾個住在港島的同學照常過海，在尖沙嘴巴士上看到街上戒嚴，有飛機飛過上空，我還說這次演習很迫真，待到校門，被一位老師擋著說：“打仗啦！快回家！” 就此，我離開了培正香港分校，但一直沒有離開培正。

培正始終不在日本佔領區辦校，抗戰開始，在黃啟明校長領導下，廣州東山母校幾經輾轉，最後遷至澳門盧家花園；香港分校在日軍佔領時停辦。香港淪陷後，我到澳門培正讀完初中三畢業。適時培正與培道聯合在廣西桂林及粵北坪石兩地辦校，我離家到桂林續學升高中，因為培聯是兩所學校合併，不便用原校級社名稱，改用畢業年級作社名，毅社改稱民三四社。1944年春日軍發動湘桂戰役，桂林及坪石兩地培聯的師生被迫四方走難，林琦珍同學寫的“安危倚杖、手足相關”可算是當年走難實況的代表作。我感遺憾沒有在培正/培聯讀上高中三，很羨慕在澳校畢業的毅社同學。
(2015年2月15日寫)